

110
110
110

谋杀的解析

小说版《梦的解析》

[美] 鲁本菲尔德◎著 李继宏◎译

Jed Rubinfeld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小说版《梦的解析》

谋杀的解析

[美] 鲁本菲尔德◎著 李继宏◎译

Jed Rubinfeld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谋杀的解析 / (美) 鲁本菲尔德 (Rubenfeld, J.) 著;
李继宏译. --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8

ISBN 978-7-5354-7993-8

I. ①谋… II. ①鲁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11237号

Copyright© 2006 by Jed Rubenfel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© 2015 by Changjiang Literature
& Art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throughout the world are reserved to Proprietor.

责任编辑: 吴庆 孙晓雪

责任校对: 陈琪

封面设计: 异一设计

责任印制: 左怡 邱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知音印刷厂

开本: 640毫米×970毫米 1/16 印张: 21.25
版次: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字数: 283千字

定价: 34.9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 弗洛伊德到来的那个夜里 / 1

在城市高空的这套公寓中,几件工具摆在被绑起来的女孩身后的床上。从左到右分别是:带骨柄的男用直角剃刀、长约两英尺的黑色皮鞭、三把自小至大排列的手术刀、半小罐透明液体。凶手想了想,从中挑起一件。

第二章 镀金年代的纽约 / 25

虽然纽约的宴会场面极其壮观——人们当然希望自己也成为这壮观场面的一部分——但来自波士顿的我却从来无法如鱼得水。特别是那些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女孩,虽然和波士顿的姑娘比起来,她们人数要多得多,也漂亮得多,但是太过耀眼,我实在欣赏不了。她们身上到处发射出钻石的光芒。她们胸前装饰着的、脖子围绕着的、耳朵悬挂着的、肩膀上披着的、头发上插着的,统统都是钻石。

第三章 更深层次的记忆 / 46

“这女孩还很年轻,她遭遇的这种事故,”弗洛伊德说,“哪怕再残暴、再可怕,也不太可能会引起失忆症。如果受害人原本是健康的,她肯定会记得住。但如果病人先前遭遇过其他严重的精神创伤,导致意识必须将其对这次创伤的记忆完全压制下去,那么这种袭击就会带来

失忆症，因为如果新的袭击不被忘掉，早先的精神创伤就必定会被重新勾起，而这是她的意识绝不能允许的。”

第四章 她是被勒死的？ / 66

市长再次忽略了死因裁判官的问题。“她的尸体上还有其他伤口吗？”

胡格尔这才得知市长原来尚未阅读他的报告，这真是火上加油，于是他愤愤说：“我的报告上全写着。女孩遭到鞭打。她的臀部、脊椎和胸部都有伤痕。另外，她还被非常锋利的刀刃划了两下，伤口在S-2和L-2皮片的交叉处。”

“在什么地方？说人话，胡格尔。”

“在两条大腿根部的内侧。”

第五章 三年前，他亲了我 / 90

“是的，我乘坐他驾驶的马车。那是在夜里。他让马车慢慢沿着百老汇大道跑去。我记得有热风吹在我脸上。我们一起乘电梯。我非常紧张，那是我第一次乘电梯。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烟花，可是当花炮开始爆发的时候，它们把我吓坏了。我可能尖叫了。然后我发现他双手抱住我。我还能想起他搂紧我，让我的上身贴着他的那种感觉。然后他的嘴压在我的嘴唇上。”女孩的脸扭曲着，仿佛想吐。

第六章 失忆症治好了？ / 112

我松开她的喉咙，以为她会拼命喘气。然而她没有。她说：“亲我。”声音轻柔得我差点听不到。

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自己原本会怎么回应这个邀请。但就在那时，房门突然传来一阵响亮的拍打声，接着是钥匙疯狂地在锁眼转动的声音。我立即放开她。她飞快地从地板上拾起茶壶，将其放在桌子上。我们都望着门。

“我想起来了，”房门的把手扭开时，她匆匆低声对我说，“我知道

是谁干的了。”

第七章 她居然还跟他结婚 / 139

我们到达史洛斯的第一晚，我非常累，吃过晚饭就去睡觉了。隔日早晨，我和这个叫做索尔的人一起吃了早餐。早餐后，索尔先生说他有话要跟我说，要我进我的卧室。我走进那间房，那时我没有惹他，这个叫做索尔的人，掐住我的喉咙，将浴袍从我身上扯掉。这个叫做索尔的人兴奋得让人害怕。他双眼放光，右手拿着一根牛皮鞭。他抓住我，把我扔在床上。我无力反抗，想喊救命，但这个叫做索尔的人用手捂住我的嘴，让我说不出话来。

第八章 To be, or not to be? / 165

“男人有抱负，”弗洛伊德回答说，“他们妒忌的动因，主要来自他们的野心。女人的妒忌则与此相反，那总是与色情有关。这种差别可以从白日梦看出来。当然，我们大家都会做白日梦。但男人的白日梦可以分为两种：色情的和野心的。女人的白日梦绝对只跟色情有关。”

第九章 爱移情，恨移情 / 190

我恍然大悟。邦威太太勾搭亚克顿先生之后，乔治·邦威就第一次挑逗诺拉。他的策略显然很奏效。诺拉向他父亲诉苦，要求赶走邦威，亚克顿先生却选择了怀疑和责骂她，好像做错事的反倒是她。她确实做错了。她已经威胁到亚克顿先生和邦威太太宝贵的关系。

第十章 卡尔·荣格的革命 / 211

弗洛伊德知道，荣格比他别的追随者更聪明，更富创见，是第一个有潜力取得突破的人。但荣格无疑有恋父情结。在他最初的某封信里，荣格索要弗洛伊德本人的照片，说他会“珍藏”它，弗洛伊德觉得飘飘然。但后来他要求弗洛伊德别把他当成同行，而是当成儿子，弗洛伊德变得有所疑虑。当时他告诉自己得小心应付。

第十一章 沉箱里的巨响 / 231

“听好了。上去的一路你都要呼气。我建议你大喊。我是说真的。如果你屏住呼吸，哪怕只有一秒钟，你的肺将会像气球那样炸开。”

“要是我们被电梯的缆索缠住怎么办？”

“那我们就淹死了。”

第十二章 诺拉小姐的秘密 / 256

我觉得自己的心脏真的停了几秒钟。诺拉的种种动人之处，脸颊上舞动的几缕松散秀发，哀怨的蓝眼睛，修长的手臂，戴着白手套的纤手，丰满的酥胸和纤细的柳腰，无不令我为之倾倒。

第十三章 俄狄浦斯情结 / 288

俄狄浦斯情结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只能是父母，而不是孩子。并且在孩子成长过程中，这种情结只会变得越来越严重。女孩很快会出落得青春美丽，这却是她母亲忍不住憎恨的。男孩最终肯定会胜过他的父亲，随着儿子的长大，父亲唯有无助地觉得时代的更替正在将他埋葬。

尾声 / 322

作者说明 / 324

致谢 / 328

译者附记 / 329

第一章 弗洛伊德到来的那个夜里

幸福并无秘密可言。

痛苦的人都相似。有些伤痕未愈，久受折磨；有些愿望破灭；有些尊严受挫；有些人迸出爱的火花，却被厌恶——或者更糟糕，被冷漠——扑灭，而爱纠缠着他们不肯离去，又或他们纠缠着它不放。所以他们每天都活在昔日的阴影之下。幸福的人既不往后看，也不朝前看，他生活在现在。

但问题在于，现在从未能传递一样东西：意义。前往幸福的道路和通向意义的旅途大相径庭。要找到幸福，一个人需要只活在此刻，他需要只为此刻活着。要找到意义，要找到其梦境、秘密和生活的意义，一个人必须寄居过去，无论过去是多么的黑暗；他还需要为未来而活，不管未来是多么的飘渺。因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，生活在幸福和意义之间摇摆不定，而它留给我们的，是非此即彼的选择。

于我本人而言，我总是选择意义。我认为正是如此，我才会在1909年8月29日那个闷热的星期天傍晚，来到乱糟糟的霍伯肯码头，守候北德意志商船公司从不来梅起航的乔治·华盛顿号蒸汽船，等待它的泊岸将全世界我最想见到那个人带到我们的海岸线来。

到了下午七点，那艘轮船仍然没有出现。我的朋友亚伯拉罕·布里尔也是医生，他在港口等待的理由跟我一样。他等得异常心焦，不停地吸烟。天气热得要命，空气中弥漫着海鱼的腥味。这时，有阵异常的雾气自水面升起，仿佛大海正在沸腾。远处海面传来几声汽笛的闷响，但看不到

声音的来源。甚至连哀鸣的海鸥也是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影。我心中起了一个荒唐的念头：乔治·华盛顿号已在迷雾中触礁，两千五百名欧洲乘客在自由女神像脚下呜呼哀哉。黄昏已然降临，可是闷热没有减弱。我们继续等待着。

忽然之间，有艘巨大的白色轮船——不像地平线上的细点那样，而是猛犸般——从浓雾中出现在我们眼前。整个码头上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怪物吓了一跳，张大了嘴巴舌挤不下。但码头工人的喊叫打破了这无言的局面，他们挥舞和抓住缆绳，急急忙忙、你来我往地劳碌起来。没过几分钟，已经有上百个工人开始卸货。

布里尔大声喊我跟上，挤开人群走向舷梯。他屡次恳求登船，却始终未能如愿，上下船的时间还没到。又过了一个小时，布里尔猛拉我的衣袖，指向三个从船桥走下来的乘客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，这人衣装整洁，须发皆白，我立刻认出他就是那位维也纳精神分析专家，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医生。

20世纪初期，纽约市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建筑狂潮。美其名曰摩天大楼的巨大屋宇接连拔地而起，高度超过此前人类亲手所造的任何东西。1908年，在自由街的剪彩仪式上，各界名流纷纷鼓掌，市长麦克勒兰大声宣布，由红砖和青石建成的四十七层的胜家大楼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。十八个月后，市长不得不在第24街高达五十层的大都会人寿保险大楼重复了同样的仪式。但就算在那时，伍尔沃斯先生那座位于市中心的大楼已经破土动工，楼高为令人瞠目结舌的五十八层。

在每个街区，庞大的钢梁框架出现在前一天尚且空空如也的工地上。蒸汽挖掘机的碰撞声和尖叫声此起彼伏。唯一能与此相提并论的，是半个世纪前豪斯曼在巴黎大兴土木的景象，但是在纽约，这种盛况后面没有统一的目标，没有整齐的规划，也没有起到规范约束作用的政府部门。资本和投机释放出匪夷所思的能量，推动着这一切。这种建筑狂潮纯粹是美国式的和个人主义的。

这一切有着不容否认的雄心。地面上是曼哈顿无懈可击的格局，两百

条按数字编号的东西向街路，以及十二条南北向大道，赋予这座城市井井有条的秩序。而在这种地面格局上方，在众多装饰得花里胡哨的高楼大厦之间，则充盈着野心、投机、竞争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，甚至还有欲望——追求高度、规模的欲望，以及人人皆有的追求金钱的欲望。

巴尔摩罗大厦坐落在林荫大道（当年纽约人管从第 59 街到第 155 街之间的百老汇路段叫林荫大道），它也是新建的楼宇。这座华夏本身就是一场赌博。1909 年，那些顶级富豪生活的地方仍然是别墅，而不是公寓。他们“持有”公寓，以便到市区来暂住或者消暑，但他们无法理解公寓怎么真的可以住人。巴尔摩罗大厦的赌注是这样的：居住的条件足够豪华的话，也许能够诱惑富人改变心意。

巴尔摩罗大厦耸立十七层，比此前落成的任何公寓楼——任何住宅楼——更高、更豪华。它的四座翼楼占据了整个街区。大堂贴着闪亮的白色卡拉拉大理石，有个罗马喷泉，海豹在里面跳跃。每套公寓里的吊灯都罩着光灿灿的穆拉纳玻璃。最小的单位有八个房间；最大的则有十四间卧室，七个浴室，一个层高二十英尺的大舞厅，以及全套管家服务。租金贵得吓人，每月索价 495 美元。

巴尔摩罗大厦的主人乔治·邦威先生令人称羡，因为这桩生意他稳赚不赔。诸多投资者预先为工程筹集 600 万美元，他分文不取，将这笔钱如数交给承建商，美国钢铁和建造公司。反正该公司的所有人也是乔治·邦威先生，而工程实际耗费仅有 420 万美元。1909 年元旦那天，距离巴尔摩罗大厦开门揖客尚有半年，邦威先生宣布公寓几乎已经全部租掉，只剩下两套。宣言纯属杜撰，但人们深信不疑，因而不到三个星期，它就变成真的了。邦威先生深谙这样的真理：真相如同屋宇，是可以被建造出来的。

巴尔摩罗大厦的外观属于极尽奢华的学院派装饰风格。楼顶有四个十三英尺高的拱形落地玻璃窗，分布在大楼的四个角落。这些巨大的拱形玻璃窗泄露顶楼四间主卧的风光，所以要是站在它们外边，就能将内部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。8 月 29 日那个星期天夜晚，从阿拉巴斯特翼楼外面看到的场面实在是让人大吃一惊。屋里有个苗条的女孩，在十二支闪烁蜡烛的光照中站立着，曼妙的身材近乎全裸，手腕被绑在头顶，喉咙缠着另外

一根带子，那是白色的男士丝绸领带。有只强壮的手正在将领带收紧，收得越来越紧，让她透不过气来。

8月溽暑难忍，她整个身体渗出闪闪的汗珠。她修长的双腿裸露着，双臂也是如此。她的香肩也是几乎赤裸。这女孩渐渐昏迷。她想要说话。有个问题她非问不可。想起来了，忘记了。然后她又想起来了。“我的名字，”她呻吟着，“我的名字叫什么？”

我欣慰地发现，弗洛伊德医生根本不像疯子。这人相貌威严，天庭饱满，胡子修剪得很整齐，看上去干净又干练。他身高大概五英尺八英寸，有些富态，但毕竟已有五十三岁，这样的身材也算不错了。他的西装用料上乘，系着怀表链和欧陆式的领结。总而言之，考虑到刚结束七日的大海航程，他的形象真是无可挑剔。

他的双眼就不同啦。布里尔曾提醒我留心它们。弗洛伊德从跳板走下来时，眼里有些怒火，似乎正在气头上。也许长久以来在欧洲遭受的诽谤已经在他眉头刻下永久的褶皱。或者他不是很高兴到美国来。六个月前，克拉克大学的校长霍尔——我的老板——第一次邀请弗洛伊德来美国，他拒绝了我们。我们不清楚是什么原因。霍尔再次邀请，解释说克拉克大学希望授予弗洛伊德本校最高的学术荣誉，以此作为二十周年校庆的重头好戏，并将请他开设几个精神分析讲座，此前美国还没有人讲授过精神分析呢。最后弗洛伊德接受了。他是在为自己的决定后悔吗？

我很快发现，所有这些推测都落空了。弗洛伊德离开跳板，点起香烟——他在美国土地上的第一个动作，这时他的眉头不再深锁，脸上露出微笑，恼怒的表情完全消失。他深深吸气，四下张望，饶有兴味地观察起乱糟糟的巨大港口来。

布里尔热烈地问候弗洛伊德。他们是在欧洲认识的，布里尔甚至曾造访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家。他常常向我描述那个夜晚，那座迷人的维也纳别墅摆满了多少古董，那几个孩子是多么的惹人怜爱，那长达几个小时的交谈是如何令人振奋，这些我早已牢记在心。

一群记者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，他们围住弗洛伊德，大声提问，

说的大部分是德语。他的回答非常幽默风趣，但看上去有点困惑新闻采访怎么会这样随意。最后，布里尔把记者打发走，拉着我上前。

“请允许我，”布里尔对弗洛伊德说，“介绍你认识斯特拉罕·扬格，他刚从哈佛大学毕业，目前在克拉克执教，霍尔特意派他来，你在纽约的一个星期将由他照顾。扬格无疑是最有才华的美国精神分析师。当然，他也是美国唯一的精神分析师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弗洛伊德对布里尔说，“亚伯拉罕，你不把自己当分析专家吗？”

“我不把自己当美国人，”布里尔回答说，“我是罗斯福先生所说的‘带连字号的美国人’。按照他的说法，这个国家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。”

弗洛伊德和我打招呼。“能见到我们这小小运动的生力军，”他的英语说得很棒，“我总是很高兴，特别是在美国这里，因为我原先对此有所期待。”他要我为他转达他对校长霍尔先生的谢忱，感谢克拉克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。

“那是我们的荣幸，先生。”我回答说，“但我恐怕还配不上精神分析师的称号。”

“别傻啦，”布里尔对我说，“你当然配得上。”随后他介绍我认识弗洛伊德的两位旅伴。“扬格，来见见布达佩斯的桑多尔·费伦齐先生，他很厉害，在整个欧洲，他的名字是精神病的代名词。这是苏黎世的卡尔·荣格，他就更厉害啦，终有一天，他那部《痴呆症》会风靡整个文明世界的。”

“幸会，”费伦齐说话带有浓重的匈牙利口音，“幸会。但别听布里尔瞎说，他那是谬赞，真的。”费伦齐年近四十，这家伙和蔼可亲，头发蓬松，穿着光鲜的白色西装。你能看出他和布里尔是真正的朋友。从身材上看，他们对比鲜明。布里尔是我认识的人中最矮的，两只眼睛挨得特别近，额头很宽而且平坦。费伦齐虽然也不高，但有长长的手臂、长长的手指，谢顶的发际线让他的脸也显得很长。

我立刻就喜欢上费伦齐，可是从来没有握过那么柔若无物的手，简直像屠宰店里的牛肉。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的是，他发出一声惨叫，连忙把

手指抽回去，仿佛它们已经被我捏碎。我再三道歉，但他坚称自己很高兴“立刻就见识到美国的墙壁”，我只能礼貌地点头表示认可。

荣格大概三十五岁吧，给我留下了非常不同的印象。他身高超过六英尺，脸上毫无笑意，有着蓝色的眼珠、黑色的头发和弯曲的鹰钩鼻，留着两撇小胡子，天庭非常饱满。这种长相应该很受女人欢迎吧，不过他缺少弗洛伊德的轻松自如。他的手像钢铁般坚固而冰冷。他笔挺地站着，要不是那副学究气的圆形小眼镜，就活像教皇近卫军的军官了。布里尔和荣格握手时，看不到他对弗洛伊德和费伦齐的那股热乎劲。

“你们的旅途如何，诸位绅士？”布里尔问。我们的宾客尚未提取行李，哪也去不了。“不会太乏味吧？”

“很棒，”弗洛伊德说，“说了你不会相信的，我发现有个水手在看我的《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》。”

“我信啊！”布里尔回答说，“肯定是费伦齐怂恿他看的。”

“我怂恿他？”费伦齐大声说，“我才不会……”

弗洛伊德没在意布里尔的刻薄言论。“那也许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令人满意的时刻，或许这么说有点灭自己威风。但我们正在获得认可，各位朋友，认可，虽然来得慢，可是毫无疑问。”

“航行的日子很长吗，先生？”我问了个蠢问题。

“一个星期，”弗洛伊德回答，“我们以最有益的方式度过：相互分析对方的梦境。”

“天啊！”布里尔说，“我要是在那儿就好了。结果怎么样？快点说来听听。”

“嗯，你知道的，”费伦齐回应说，“分析和在众人面前脱掉衣服相当像。只要能克服最初的羞耻，你就会觉得十分兴奋。”

“我对病人都这么说。”布里尔说，“尤其是对女的。你呢，荣格？你也发现那种羞辱很兴奋吗？”

荣格像观察实验室的标本那样俯视着至少比他矮半英尺的布里尔。“说我们三人，”他回答说，“相互分析并不十分准确。”

“没错，”费伦齐予以赞同，“其实是弗洛伊德分析我们啦，荣格和我

则针锋相对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布里尔惊叹说，“你们不敢分析这位大师吗？”

“他不准我们这么做。”荣格面无表情地说。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弗洛伊德会心微笑，“但只要我转过身，你们几个就把我往死里分析。对吧，亚伯拉罕？”

“确实是这样的，”亚伯拉罕·布里尔回答说，“因为我们都是好儿子，也知道我们肩负着俄狄浦斯的责任。”

在城市高空的这套公寓中，几件工具摆在被绑起来的女孩身后的床上。从左到右分别是：带骨柄的男用直角剃刀、长约两英尺的黑色皮鞭、三把自小至大排列的手术刀、半小罐透明液体。凶手想了想，从中挑起一件。

见到男用剃刀的阴影在远处的墙壁上跳动，女孩摇着脑袋。她又想大声求饶，可是喉咙被勒紧，她的哀求降调成为低呼。

她身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：“你要我等等？”

女孩点点头。

“我不能等。”受害人被交叉绑紧吊在头顶的手腕是那么的柔弱，她的手指是那么的美丽，修长的双腿是那么的迷人。“我不能等。”女孩的大腿被极其轻柔地划过，她身子不由一缩。那是剃刀划过，在她的皮肤上留下鲜红的痕迹。女孩大声惨叫，背部弯曲得就像那些巨大的拱形窗户，乌黑的秀发散落在身后。又是一刀，在另外一条大腿上，女孩再次叫出来，声音更加凄厉。

“别这样，”那个声音冷静地责备她，“别叫喊。”

女孩只能摇摇头，茫然不知所措。

“你必须发出别的声音。”

女孩又摇头。她想说话，可是说不出来。

“是的，你得这么做。我知道你可以的。我告诉过你。你忘了吗？”这时剃刀回到了床上。摇曳的烛光中，女孩看到皮鞭的影子在较远那面墙壁升起。“渴求的，那种表示渴求的声音。你必须发出那种声音。”缓慢

而坚定地，缠着女孩喉咙的领带变得越来越紧。“发出那种声音。”

她勉强遂其所愿，轻柔地呻吟着。那是女人的呻吟，哀求的呻吟，一种她之前从未发出过的呻吟。

“很好。就是这样。”

凶手一手抓着白色领带，一手抓着皮鞭，抽向她的后背。她再次呻吟。又是一鞭，抽得更重。女孩痛得大叫，但她强行忍住，又发出那种呻吟的声音。

“更好啦。”接下来一鞭没有击中她的后背，而是落在屁股上。她张开嘴巴，但就在此时，领带勒得更紧了，令她噎气。而她的被呛住反过来让呻吟变得更加逼真，更加暗哑，凶手显然喜欢这样的效果。又是一鞭，一鞭接一鞭，越来越响、越来越快地落在她身体那些最柔软的部位上，撕裂她的衣服，在白皙的肌肤上留下猩红的伤痕。尽管每次抽打都令她疼痛难忍，女孩还是很听凶手的话，照样呻吟着，她的惨叫声也是越来越响、越来越快。

暴风骤雨般的抽打终于歇了。要不是从天花板垂下的绳索绑住手腕，让她保持直立的姿势，女孩早已颓然倒地。这时她身上伤痕累累。有一两处地方还流着血。她双眼一黑昏了过去，片刻之后跳动的烛光又回来了。她的身体一阵颤抖。

她睁开眼。她的嘴唇动了动。“把我的名字告诉我。”她努力地说，可是没有人听见。

凶手端详着这个女孩美丽的脖子，松开了缠绕其上的丝带。刹那间，她能自由地呼吸了，脑袋仍然耷拉在身后，秀发的波浪在腰旁晃动。随后，缠住她喉咙的领带再次收紧。

女孩再也看不清东西。她感觉嘴巴上有只手，几根手指轻轻抚过她的嘴唇。然后那些手指将丝绸领带拉得更紧，紧得她连气都噎不出来。她又昏迷过去。这次再也没有醒来。

“河下面居然有火车啊？”桑多尔·费伦齐将信将疑地问。

布里尔和我向他保证，这样的火车非但存在，而且我们还将去搭乘它

呢。除了穿越哈德逊河的全新隧道，霍伯肯地铁还有值得吹嘘的创举：全套的行李服务。那些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旅客，登陆之后只需给行李标明他入住的曼哈顿酒店的名字。码头工人会把箱包搬进地铁的行李车，剩下的交给另一头的卸货工人处理。我们享用了这种周到的服务，轻松地登上俯瞰哈德逊河的月台。红日西斜，浓雾渐渐散去，揭示出高低起伏的曼哈顿天际线，以及星星点点的电灯光芒。我们的客人惊奇地望向壮观的曼哈顿，凝视着那些高耸入云的高楼。

“这里是世界的中心。”布里尔说。

“昨晚我梦到罗马了。”弗洛伊德回答说。

我们——至少是我——迫切地等待他说下去。

弗洛伊德吸了吸他的雪茄。“我在走路，一个人，”他说，“天刚黑，就像现在。我走到某个商店橱窗，里面有个珠宝盒。那当然意味着一个女人。我环顾四周。真是让人脸红，原来我走进了红灯区。”

关于弗洛伊德的教诲是否对传统性道德构成了挑战的争论开始了。荣格坚称确实构成了挑战，实际上，他认为人们要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就不算理解弗洛伊德的微言大义。他说精神分析的全部要旨在于，各种社会禁忌非但愚蠢，还对人们的身心有害。一旦对弗洛伊德的发现心领神会，只有懦夫才会屈从于文明的清规戒律。

布里尔跟费伦齐极力反对。精神分析要求人们去认识自身各种性欲望，而不是去屈服于这些欲望。“每当我们听到病人的梦境，”布里尔说，“我们解释它。我们不会建议病人去实现他潜意识里的那些欲望。反正我不会。你会吗，荣格？”

我注意到布里尔和费伦齐在阐发弗洛伊德观点的时候，偷偷望着他，我认为他们是在期待他的赞许。荣格从不这样。他显得胜券在握，或者假装如此。至于弗洛伊德，他对双方不置可否，显然很乐意看他们争论不休。

“有些梦不需要解释，”荣格说，“它们需要行动。想想尊敬的弗洛伊德教授遇到妓女的梦境吧。含义再清楚不过了：被压抑的利比多，被我们将到达的新世界的预期激发出来。谈论这样的梦境没什么意义。”他转向

弗洛伊德，“为什么不将其付诸实践呢？我们来到美国啦，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。”

弗洛伊德第一次打断了他：“我有妻室了，荣格。”

“我也有。”荣格回答。

弗洛伊德扬起眉毛，点点头，但再也没说什么。我提醒同行诸人是时候上火车了。弗洛伊德最后一次朝栏杆之外望去。一阵猛风吹拂我们的脸庞。我们都凝望着曼哈顿的灯光，他微笑说：“要是人们知道我们带来什么了就好啦。”

1909年，有一种小型设备开始在纽约市得到广泛的应用，它加速信息的流通，并永远改变了人类互动的本质。这种设备就是电话。8月30日星期一早晨8点，巴尔摩罗大厦的经理拿起黄铜座架上的珠贝话筒，急急忙忙打电话给大厦的主人。

乔治·邦威先生自己住的是特拉佛汀翼楼顶层的复式公寓，就在经理头上十六层高的地方。邦威先生在公寓里接了电话，得知阿拉巴斯特翼楼的利维福德小姐死在她的房间里面，是被谋杀的，可能比被谋杀还糟糕。有个女服务员发现了这件事。

邦威没有立即回话。电话线沉默了很久，久得经理忍不住问：“你在听吗，先生？”

邦威语气极其沉重地说：“让所有人出去。把门锁上。别让人进去。告诉你下面的人管住自己的嘴巴，否则趁早给我滚蛋。”接着他打电话给一位老朋友，也就是纽约市长。通话结束的时候，邦威说：“我可受不了有警察到大楼来，麦克勒兰。派来的人别穿制服。我会亲自通知她的家人。我跟利维福德是同学。是的，是她父亲，就是那个王八蛋。”

“尼维尔小姐，”市长挂上电话，大声喊他的秘书，“给我找胡格尔！马上。”

查尔斯·胡格尔是纽约市的死因裁判官。他的职责是检视疑似死于凶杀的尸体。尼维尔小姐告诉市长，胡格尔先生一整个早上都在市长办公室